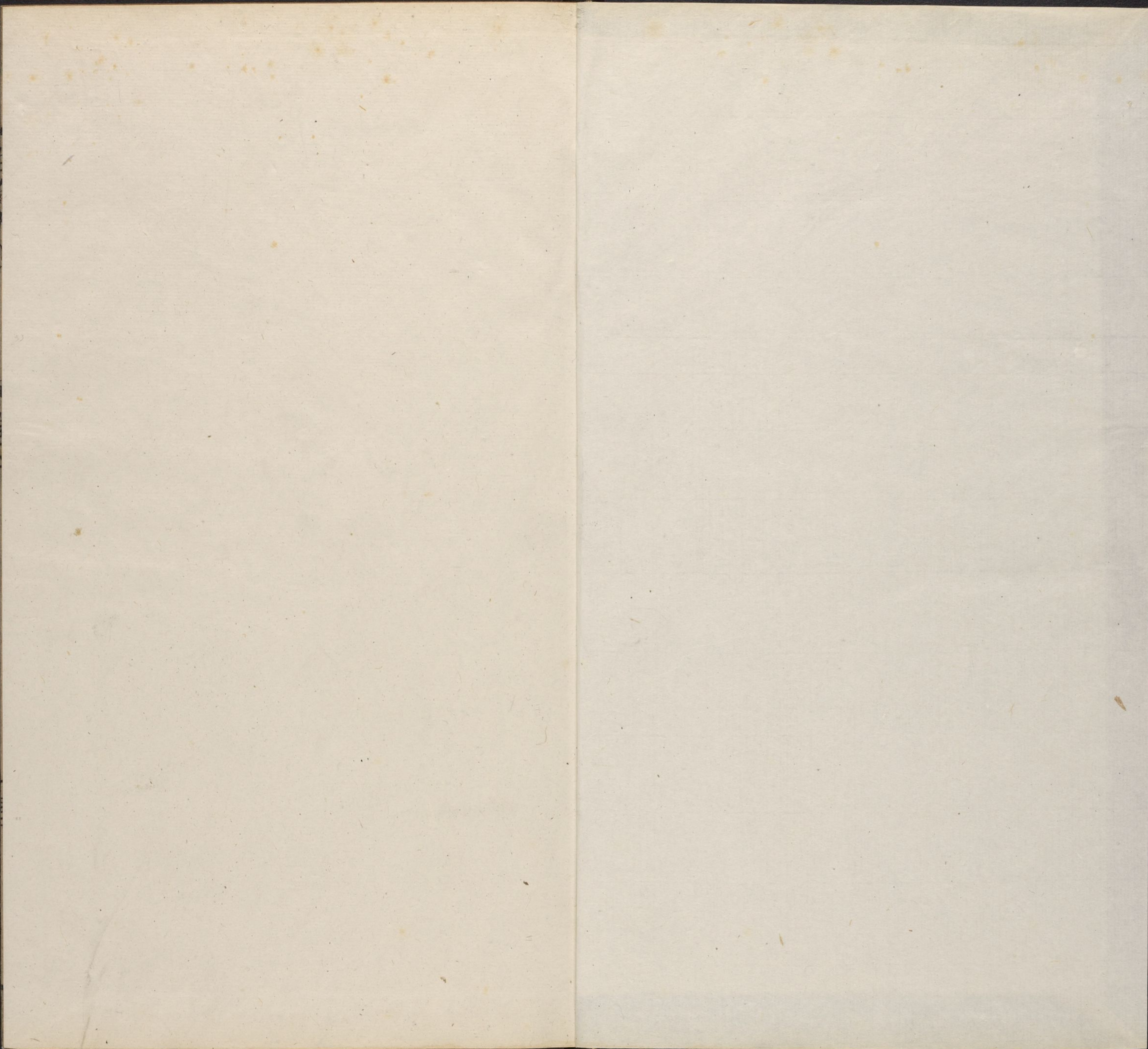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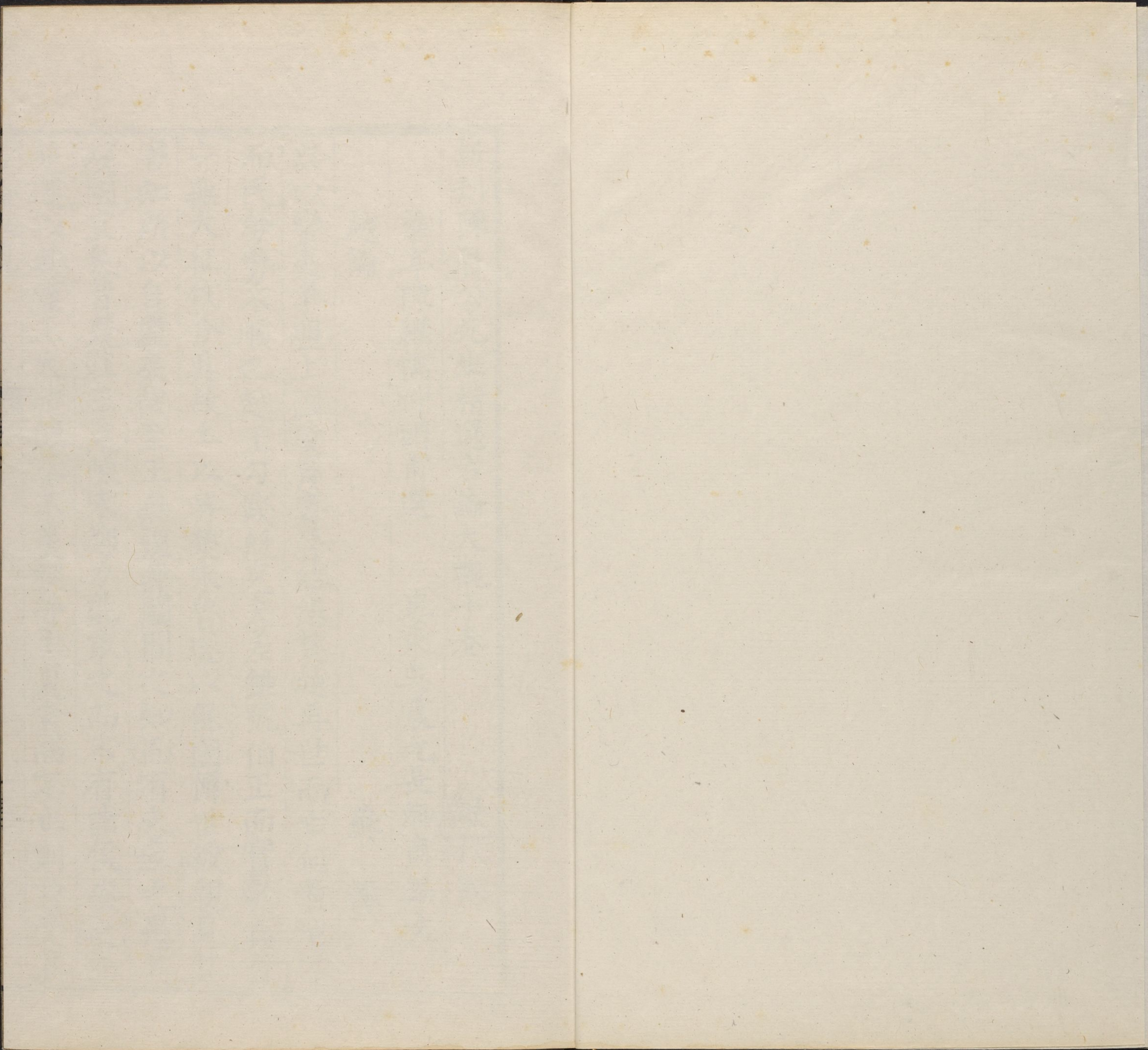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1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238.07/7922
MAY 21 1922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哈佛大學
圖書館
歷代藏書
圖

越論

蘇轍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歛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昇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

古論大觀 卷一
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范蠡論

蘓軾

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三不欺論

王安石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

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
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
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
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
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
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
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
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
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

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
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
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
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
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
欺之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 温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
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
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
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
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千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
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
感而動之陽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

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
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
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
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
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
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
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不足至於
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
宜兼通必也脩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
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
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
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
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此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
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
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封三晉為諸侯論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眾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從者豈非以權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倦倦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無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

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行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收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獨綿

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于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亦何請焉文公于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于曾滕以周之民則不衆于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蔡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魯田常之于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于晉其勢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恐哉乃畏于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別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者社稷無不次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七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恤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

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

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

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七國論

何去非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無至於必可并六國有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為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秦之為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於是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耶秦誠巧於攻鬪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

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而夷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弊而終為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安為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讎者秦人稍蚕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

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已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唱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會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寔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也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於我委重國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讎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

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
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
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
則四國之垂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
固將疾攻而方蹙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返居齒
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
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各更其國之一
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
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曰辱而招之固不輕出

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為術生于揣摩辨說之巧
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
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
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
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于韓魏之郊
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
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者六是以秦人得
以間其懷而離其交終于一二而夷滅之悲夫

戰國任俠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

古論九卷
卷一
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
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
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
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
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
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
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

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
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
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
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
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
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
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
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

古語大觀
卷一
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
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
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
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
秦漢之所及也哉

六國論

司馬遷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
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
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
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
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
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
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
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

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卜國僻遠諸夏賓之北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

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謙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

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
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五國也五
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
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
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
洎牧以諛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
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
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
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
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于亡為國者毋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
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恠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
 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
 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
 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效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
 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
 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

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上

羅 衮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之瘕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于已亂四十餘日而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雖有殺火之術欲設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于此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反不能于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

古言大觀
卷十
惡子嬰孤死于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于後世嬴氏之
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為李斯者義宜柰何
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
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三世
積功兄弟忠信尊用于世扶蘇長子直諫不出雖然始皇故知
之所以無詔對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為嗣雖天下之人皆
知其賢而以為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托公子扶蘇以從
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
一趙高豈難哉賊臣既誅恬斯乃復相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
以寬靜天下泰不亡矣不唯不亡且將興斯不務出此軀祿畏
害怵懦于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
惡窮天地而不振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羅 袞

或謂袞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
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袞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
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
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
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
弗克庸德慢神嗾民皇天不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此言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
桀之所為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

之德求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祐于一德二世無德為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
果立則固有德為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羸與
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
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袁曰吾豈欲加諸斯也蓋聖人
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于子家子家權不足以
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公子歸弑其君夷斯
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秦論一

蘓軾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
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
肘足接而智伯必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
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左之秦猶伐齊也法章
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
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
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材而秦伐之建之不
材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彼兵夫秦欲

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湏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一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

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論二

蘓軾

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曾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後張子

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兄弟相賊弑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秦論

司馬遷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乙丑日思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
 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
 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
 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
 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
 不虐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

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
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
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
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
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
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疆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

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

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闔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

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
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
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
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
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
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
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
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
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
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秦論

陳傅良

周蓋千八百國春秋之際其存者百七十餘國已而併而十二
又併而七也其七也非復盡春秋之舊也已而又折而一於秦
嗟乎自千八百而至折于一天下之毒極矣而六國之際其兵
無日不連于境其民父子兄弟不介而廬聚者亡幾也而不聞
有匹夫之禍匹夫之禍則起于秦何也自周之媚夫民也而天
下之權重于君雖然其始也敢疑于上而不敢疑其大也敢議
而不敢怨又其後也敢怨而不敢為亂嘗觀詩風雅之變苦刑
政之苛困賦歛之重詭譎憤悱宜無所復懼而婉變擊幽曾不

敢暴其過至于六國邀于縱橫之相持而切于存亡之相及亟
戰支敵則可以後亡故其民猶出其力以紓上之急寧死于將
而無寧為虜則亦周之澤不忍亂者猶在也秦之興以周之衰
其民欲無厭而狎侮其上君之威靈屈而不足以震感其下以
制其命必君也極其尊民也極其卑而後可以錮天下犯上之
心故凡秦之法尊君而卑民者已甚噫秦之民不國之民也嘗
觀太史公書至于楚人泣涕于懷王之卒楚人死不帝秦則其
習聞于不仁之號謀所以併天下而難于臣之也如此一旦以
六姓之遺黎無故而虜于不仁之秦則夫英雄豪傑之士蘊怒

羸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
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
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
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
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
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
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
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

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
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
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勳而後民知事君敬
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
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
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
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
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
壯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
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標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
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裂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州而亡諸侯履至尊

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倏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北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
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
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
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
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
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

古詩九卷
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孤獨而有之故其無可以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三世立天下莫不引領
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新主之
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
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廢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

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
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
姓因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
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

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征東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

古論九卷
卷十
四三
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為諸侯雄豈世之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

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緘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

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祭穆公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
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闔者將死而方收噫其亦
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
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諫禹以為功夫
如是擊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高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
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
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也皆足以相人國如先

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于成周宣化于汾晉而穆公反取公子繫之言乃置先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卒身獲于秦而子殺于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耶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絲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蝸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始皇帝論

蘓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噐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其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

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邊豆籩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于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

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

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
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
詐也悲夫

始皇論

蘇轍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
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
天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
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
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
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
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

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
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
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
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
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
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
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
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萬古諸
侯基布天下根植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

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
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乘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
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
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
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
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
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
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妥且治
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

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秦焚書論

馬端臨

按秦雖出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
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
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
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固世所羞
稱者然斯學於荀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
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
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乃今以焚滅

古籍大觀
經籍坑戮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寢微寢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

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

之莫予毒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
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麗於禁網遁跡亡命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
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伎
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
一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
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坑儒論

賈至

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
者鱗集麇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
道併命冤骸積於空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
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篲芟群雄
如寸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
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
之寸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

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傍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秦銷兵論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

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服群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秦不絕儒學論

鄭樵

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千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常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圖為全

書矣何常見後世有明全易之人執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舜
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至于
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秦非閔位論

歐陽修

謂秦為閔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
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
已王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
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
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
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
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

桀而滅夏及商世衰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沿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四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西滅諸戎拓地

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于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於力勝至于始皇遂悖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順法而少息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仁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秦不用仁義而亡論

蘇轍

三代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於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

蒼其強勁而不宜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立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徂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千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莫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

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齊王後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齊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惻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被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試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商鞅論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

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
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
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
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
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
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
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

焉何我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猶
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
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
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
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
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
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知者皆是也然而終不

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商君論

陳思道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
大焉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
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
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
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
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
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
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

古論大義 卷一
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
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惠不善而患
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
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傑惡百世之
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
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
也狗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
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
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其舍

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
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舊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
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
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
之效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
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
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
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

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至而不忌朝無公
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
謂可善用矣以用決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
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
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不能知人
也

申不害商鞅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
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
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
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
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
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
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

論語精義 卷一
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德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

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朱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秋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辜殺人過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泥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思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哀至干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愚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王翦論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

古語大書
卷一
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茅焦論

陳 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雄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內視虎狼永顧昂鑿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

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狗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趙高論

蘓軾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黨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李斯論

蘇軾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驕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

古論大義 卷二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為心忠恕為政則上易知而
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
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
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
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
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
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
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

秦楚之際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
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
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
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弁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

古論九卷
卷一
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鎡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
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卿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
聖乎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卷終

